

ANZHAN JUESHA
抗日谍战传奇

暗战 绝杀

★ 张景龙 作品



编辑短信 8085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抗日谍战传奇



张景龙★作品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战绝杀/张景龙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04-5871-3

I. ①暗…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2313号

暗战绝杀

作 者: 张景龙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应才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印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500, 000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5404-5871-3

定 价: 38.8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清晨，峡谷中，一阵急骤而清脆的马蹄声。

大道上，一黑二白三骑快马，风驰电掣，卷起一路黄尘，朝峡谷外急驰而去。

峡谷口，十二名国军士兵在路障内分立两旁，警惕地守卫在谷口。一名骑兵牵着战马在路障外焦急地等候，战马打着响鼻，喘着粗气，不时仰首嘶鸣一声。当峡谷内的马蹄声传来时，一名班长模样的人从岗亭内跑出来，对那两排士兵说：“快！移开路障！”

两排士兵赶紧把路障移开。此时三骑快马已经出现在了离峡谷口不远的大道上。路障外的那名骑兵这时已经上了马，勒着马缰，战马在原地打转，那位骑黑马的军官速度不减，伏在马背上用马鞭往前一指，对着那名骑兵大声说：“前面带路！”

骑兵应了一声“是！”一松马缰，那马一声嘶鸣向前奔去。紧接着峡谷口响起了“驾——驾——”的吆马声，四匹快马飞奔而去。他们走后，士兵们又把路障合上。

四骑快马跑到离谷口大约五百米远时离开大道，往左拐上一条小路，马不停蹄，继续飞驰。

在小路上又跑了约一公里远，前面路上出现了几匹战马和一个少尉军官。这四骑战马跑近时，马上人一勒缰绳，战马前蹄奋起，几声嘶鸣，停了下来。

从马上下来的人当中，骑黑马的军官挂上校军衔，二十八九岁年龄，一米八〇左右的个头，英俊挺拔。两个骑白马的都在二十二岁左右，看上去是他的警卫。

他们一下马，那个少尉走上前，朝军官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姚队长，山上发现一具男尸！”

军官说：“走，去看看！”说完一行人跟着少尉向山上爬去。

原来今天早晨这支骑兵巡逻队巡逻到北山区路段时，一名叫李小云的士兵要求停一停，说是内急，要方便一下。那名少尉便让巡逻队在原地休息。士兵们下了马，站在路旁抽烟聊天，李小云便爬上山去“方便”。



正在士兵们抽烟聊天的当儿，那个上山方便的李小云边整着裤子边骂骂咧咧地走下山来。少尉叼着烟笑问道：“李小云，你怎么了？咕嘟什么呢？”李小云刚整理好衣装，见少尉问他，便“呸、呸、呸”往地上连呸三声，说：“长官，今早倒霉，闹肚子也就罢了，一上山又看到个死人！”

“什么？死人？山上怎么会有个死人？”少尉一下子警觉起来，灭掉烟，拔出枪说：“在哪里？带我看看去！”

一见少尉这样，士兵们都训练有素地拉开距离，端着枪跟在二人身后往山上爬去。

大约往上爬了二十多米，来到一小块平地。李小云指着前面一团黑呼呼的东西说：“看，就在那里！”

少尉对巡逻队员们说了一声：“战斗警戒！”巡逻队员们很快呈半圆形将这块地方警戒了起来。少尉警惕地走到那具尸首旁，蹲下身，细心查看着尸首，发现此人尚年轻，二十多岁，皮肤黝黑，瘦高个，穿着黑色粗布对襟服，脖子左侧插着一支很小很薄的飞镖，飞镖上刻有一个“井”字符号。他小心翼翼地翻看了一下他的口袋，发现除了一烟荷包和半盒火柴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他把烟荷包放在死者身上，起身说道：“保护好现场！”然后对刚才那个士兵说：“李小云，你赶紧去峡谷口岗亭，向队里报告！”

李小云应了一声：“是！”然后翻身上马，一阵急驰，来到峡谷口，用岗亭里的电话将这个情况报告了警备队……

少尉领着军官爬到那块小平地，往士兵警戒的半圆圈内的尸体一指，说：“报告姚队长，就在那里！”说完带着军官向尸体走去。

那位被称作姚队长的军官来到尸体旁，并不急着看尸体，而是仰起头四周看了看，发现此处正上方是两座山峰中间的垭口，而从这个地方往上，一条差不多被灌木覆盖的羊肠小道隐约可见。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对巡逻队员们说：“四周再仔细搜一搜，别放过任何可疑的东西！”然后戴上白手套，蹲下身，翻看了一下死者的头部、前胸和手臂，发现死者没有左耳，右小臂上有一个小小的“山”字形纹身，地上还有半截燃过的火柴棍。当他看到死者脖子上的那柄飞镖时，似乎大吃一惊，立即把飞镖从死者脖子上抽出，反复细细端详，若有所思。把飞镖递给其中一名警卫之后，他再把那个烟荷包拿起一看，上面用丝线绣了一朵莲花，右下角绣着一个不大的“昆”字。他慢慢把烟荷包打开，掏出里面的烟丝看了看，又凑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仔细看那小叠卷烟纸，发现每张纸的一角都印着两个小字：“达森”。这位姚队长皱着眉盯着这两个字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放进烟荷包。突然，他发现地上有半截火柴棍，便轻轻捡起，一并交给警卫。警卫用一个白色布袋把这些东西收好之后，从包里

拿出一个小小的相机，从不同角度给死者拍了照。

这时搜查的士兵先后回到现场向他报告，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件。军官不吭声，慢慢地在四周查看起来。他不时蹲下身查看地上，还在两棵不同方向的树下仔细查看地上的杂草，特别是在其中一棵树后似乎还用眼光目测了一下死者的方位和距离。然后，他回到尸体旁，对少尉说：“把尸体掩埋了吧！”便带着两名警卫迅速下了山。

不一会儿，峡谷中又响起了一阵更为急促的马蹄声……

这道峡谷在湘西境内，离沅江不远，峡谷的尽头是一处十分神奇而又神秘的地方。

那地方叫社塘坪。社塘坪很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四周悬崖峭壁，山高林密，中间是一大片盆地，土地肥沃，溪流潺潺，只有北面这道峡谷和东面山崖下那座山洞与外界相通。一道清潺潺的小溪穿过盆地，经峡谷流向沅江。盆地里的农户不多，他们男耕女织，渔樵唱晚，日子过得平静安宁。

可是就在去年八月的一天，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簇拥着一个戴眼镜的国军中将穿洞而入。他们到处察看，不光看盆地和山岭，对南山崖和西山崖下的两个大山洞特别感兴趣，他们钻进去细细察看了半天，出洞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欣喜。

就在他们看了社塘坪之后的第二天，开进了一支军队，强行把这里村民全部迁了出去。那天夜里，附近的村庄全部被军队封锁，任何人不准走出家门。特别是峡谷外沅江边的求岔码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那一晚只听见战马的嘶鸣声和车辆的隆隆声响了整整一个晚上，沅江里二十多艘大货轮连夜卸货，卸下的大货柜通过峡谷运进社塘坪。从第二天开始，这个地方就成了军管区……

三骑快马在峡谷中穿行。这道峡谷的谷口只设置了一个岗亭和两排路障，但在峡谷中的每道隘口两旁却均有暗堡，其交叉火力网覆盖着这条大路。

穿过峡谷，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大道一直向南延伸，大道两旁是大片的菜地，十来个村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东面山崖上约二十米高的崖壁上有一个人工凿成的石窟，石窟里用钢筋水泥建造了几间房子。

三骑快马沿大道向前飞驰，最后在一道警卫森严的大门口勒住马缰，大门一侧可见一块竖牌，竖牌上部绘有一双棱形图案，图案下书有“第十一厂警备队”字样。三个人翻身下马，军官将马缰交给其中一警卫，自己快步朝里走去。不到一分钟，他便走进一间房间。房间里的两位军官见他一进来，马上站起身，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问：“姚队长，有什么发现？”另一位军官则递给他一杯水。

“有重大发现！”姚队长说罢接过杯子喝了几口水，然后又说：“武队长，任参谋长，这可能不是一般的凶杀案！”然后轻声地把自己对这起案子的看法简要说了一下。

那位挂上校军衔的武队长和姓任的中校参谋长听罢大惊，武队长说：“姚队长，



我已经召集了营职以上军官，他们此刻都等在会议室。现在我们过去开个会，你把现场勘察结果向大家通报一下！”

姚队长说：“是！”于是三人出了办公室，朝会议室走去。

在警备队会议室里，营职以上军官全部围着一张长方形会议桌坐着。他们正低声交头接耳，相互在打听这突然召集的会议内容。

突然门外警卫高喊一声“敬礼！”军官们顿时停止说话，“唰”地一齐起立。警卫的话音刚落，三位军官就快步走进了会议室。

那位武队长名叫武思廷，是十一厂警备队的队长。刚才到现场勘察的那位姚队长叫姚逸才，是警备队副队长。二人虽然有正副职之分，但军衔却同为陆军上校。而参谋长叫任可新，只是中校军衔。

武队长摘下军帽扔在桌上，在首席位坐下，然后做了个“坐下”的手势，所有军官们才直挺挺地一齐坐下。武队长扫视了各位军官一眼，说：“各位，北区骑巡队刚才在峡谷外的山腰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姚队长刚从现场勘察回来，发现了一些重要情况。现在，由姚队长把案情向各位通报和分析一下。”

姚队长听了武队长的话之后，对与会的军官说：“诸位，半个小时前，骑巡队在峡谷外北山腰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说完他戴上白手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小白布包放在桌上，小心展开之后，里面露出一支薄薄的小飞镖和一个烟荷包。他拿起飞镖，扫视一眼众军官，说：“凶手就是用这支飞镖将死者射杀的。从飞镖上血液凝固的程度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丑时，而且镖上的血迹呈黑色，说明镖上涂了剧毒。现场留下的除了这支飞镖外，就是这半截火柴棍和这个烟荷包以及这半盒火柴。”

接着，他放下飞镖，慢慢将烟荷包打开，取出里面的那小叠卷烟纸，指着纸角上的小字接着说：“从这卷烟纸上的‘达森’二字，我们可以初步可以断定，这烟丝出自浦市的达森烟行。这里距浦市古镇不到十公里，因此死者很可能来自浦市。但是这飞镖就大有来头。大家请看，”他边说边放下卷烟纸，又拿起飞镖继续说，“这种飞镖我在日本见过，是日本浪人常用的暗器。但从飞镖上这个‘井’字图案看，我怀疑凶手来自于一个叫‘井上公馆’的组织。这个井上公馆是日本浪人在中国的一个组织，以日本浪人井上昭为首领，其总部设在上海。日本侵华前夕，该组织就开始为军方所用，以中日贸易为掩护，主要任务是刺探情报、暗杀、绑架、破坏等，还从事收编土匪扩充伪军的工作。上海特务机关成立之后，井上公馆被撤销，其大部分成员并入了上海机关。”

姚逸才放下飞镖，接着说：“在凶杀现场附近，总共发现了三组脚印。根据这三组脚印，我作出这样的判断：昨晚除了死者外，另有三人在现场，那三个人有可能是死者的同伙，也有可能不是。因为从脚印上看，这三个人到达现场的路线与死者不完全一

样。现场没有见到抽烟的迹象，那这半截火柴棍极有可能是这三个人到现场察看死者后留下的。而在离现场五十米远的地方应该还有一个人，从他的脚印看，他没有靠近过死者，而且显然也不是那三人的同伙，因为他所处的方位与他们一东一西正好相反，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凶手。另外，死者被杀的地点的在一条荒废了的山路旁，而这条山路正通向一个垭口，据此推断死者可能是想从那条路上山。那么这就出现了几个问题：昨晚这这都是些什么人？死者是谁？他想上山干嘛？凶手是谁？日本浪人的飞镖如何会出现在这湘西山区？如果凶手是日本特务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害死者？”

姚逸才提出这几个疑问之后，便停了下来。

武思廷接过姚逸才的话说道：“我们厂从河南迁到湖南烟溪，就一直遭到日军的轰炸，很多弟兄都在轰炸中离我们而去。而且不光我们，汉阳厂在南庄坪也一样，三天两头遭受敌人的轰炸。直到迁入此地后，我们大家才得以安定。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福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虽然近一年来敌人仍然在辰溪、沅陵一带不停地轰炸，可他们现在是白忙乎，因为我们已经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敌人不会甘心，他们一定会派遣间谍、奸细来寻找我们。昨晚峡谷外北山腰的凶杀案，虽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断定是日本间谍所为，但日本浪人飞镖的出现，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既然已经出现了敌特的蛛丝马迹，我们就一定不能大意，不仅要严加防守，还要想办法把他们给揪出来，一网打尽！”说完，他“砰”的一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任参谋长补充道：“这两天各营对自己防区的各个火力点要认真地巡查一番，山岭上的暗哨要进一步加强力量，特别是晚上更不能大意！”

散会后，武思廷对姚逸才和任可新说：“走，我们一起去向李将军汇报！”

“好！”说罢，三人走出警备队，上了停在门外的三辆边三轮摩托，朝人工石窟方向驶去……

三天后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仍然是那一黑二白三骑快马，伴着急促而清脆的马蹄声，飞也似地出了峡谷，朝浦市古镇方向急驰而去。前面骑黑马的姚逸才今天头戴礼帽，身着淡黄色西装，后面跟着的两个警卫也都是一身便衣打扮。

三个人跃马扬鞭，在沅江边的一条小道上一路狂奔。半个小时之后，沅江开始往左拐去，而就在那河道拐弯处的对岸山上，远远可见一大片飞檐凌空，红墙碧瓦的寺庙群，一座临江的山崖上矗立着一座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的亭阁。

两警卫一位叫袁小林，河南人，另一位叫刘威，是山东人，二人都没有到过浦市。此时见到对岸山上那么一大片雄伟壮观的建筑群落和山崖上如此精美的亭阁，他们很想向他们的姚队长打听一番。可一来在马上疾驰了近半个小时，累得有些气喘，二来姚队长的坐骑像一团黑旋风似的奋蹄急奔，根本不让他俩有说话的机会。因此两人只能小心翼翼地掌控着马缰，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不能吭声。



终于，姚队长的黑马在江边一大片草坪里长嘶一声停了下来，江对岸一座秀丽的古城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这时，袁小林走过来，喘着气问道：“姚队长，那就是浦市？”

姚逸才翻身下马，带着几分自豪的语气说：“对，那就是人称‘小南京’的千年古镇浦市！也是我的故乡！”

二

浦市，地处沅江中游的西岸，一直以来是湘西的一个神话。

发源于贵州中部云雾山中的沅江，经雪峰山一路向北奔流，到了浦市时被人云山迎面挡住，来了个九十度拐弯，轻快地向东流去。也就是这么一挡一拐，让浦市下面这片水域变得宽阔而平缓，晶莹而宁静，同时也让浦市成了一座天然的港口集镇。

此时，河面上的晨雾尚未完全散去，东方的一抹霞光却已投向了这座千年古镇。三个人站在河边的鹅卵石滩上，向东岸眺望。此时的沅江似乎还未曾完全苏醒，河面上薄雾飘渺，波光潋潋，浦市沿岸二十三座码头边帆樯林立，一道雄伟的城墙把浦市古镇围了个严严实实。从城墙上望过去，高高翘起的青灰色封火墙檐牙和暗红色城墙此刻都晖映在淡淡的霞光中，衬映着如黛的远山……

“好美啊！”刘威感叹道。袁小林没有吭声，两眼贪婪地望着眼前这幅如彩墨绘就的江南水乡图，两眼睁得好大好大。

姚逸才听罢笑了笑说道：“你们看到的只是她冰山的一角。”

刘威说：“队长，浦市城内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姚逸才听罢笑了笑说：“浦市城内共有大小五条街道，比较大的有正街、河街和后街。四十五条弄巷将三条主街连为一体。”

刘威惊叹道：“那整个的布局不就像个棋盘一样啊？”

“正是！”姚逸才点了点头，继续说：“还有这道城墙，总长有十多里，从河街到后街绕了一周，将浦市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在这道城墙上，规模比较大的城门就有八座。喏，你们看到了吧？”他用马鞭指着正对岸一座非常雄伟的城门，说：“那就是万寿宫城门！怎么样？壮观吧！”

他二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隐约可见河对岸有一座很宽大的码头，码头分为两段，在第一段两侧，各有一座很宽的平台，再上去便是一座高大雄伟的城门。

这时袁小林兴奋地说：“看见了，确实壮观！”

刘威又问：“队长，浦市古建筑一定不少吧？”

“多着呢！”姚逸才说，“什么浦峰寺啊，兴隆寺啊，上方寺啊，李家祠堂啊，吉家祠堂啊太多了，仅会馆就有三十六座，全部都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而且都是以‘宫’命名！像天后宫，万寿宫，忠义宫，锦和宫等等，太多啦！可惜小刘待会儿要回厂里去，小袁这一次可以好好开开眼界了！”

“什么是会馆？”袁小林眨巴着眼睛问道。

“会馆我听人说起过，”刘威抢着说，“就像战前咱们厂设在南京的办事处一样！”

“确实有几分像，”姚逸才点着头说。“浦市这地方，水路与洞庭湖、长江相连，可通往武汉上海，旱路则有通往云贵川的古驿道，水陆交通十分便利，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和商业重镇。全国各地来浦市经商的人很多，所以全国各省包括一些府县都在这里建立了会馆。各地老乡来浦市经商时就住在会馆里，他们忙时做生意，洽谈业务，闲时在会馆里喝茶打牌，有人遇急事时大家就一起商量对策，共度难关。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深深叹息一声。

“但是什么？”袁小林问。

姚逸才说：“我说的都是以前的盛况了！自清咸丰之后，由于兵灾匪患，浦市便日渐衰落了！”姚逸才说到这里，又长叹一声。

“这周边土匪很多吗？”袁小林又问。

“多得很！要不浦市人怎么在城内还修了那么多内城门啊！”

“什么？城内还有城门？”刘威瞪大了眼睛问道。

“是啊！大街上和弄巷里隔不多远就有一道内城门，土匪一旦攻破外城门，大家就带上细软往城内跑，一道一道防守！”

姚逸才近十年没有回浦市了。他还不知道，眼下的浦市又迎来了一个鼎盛期。抗战以来，沦陷区的各种机构纷纷迁入浦市。湖南省中央银行、军政部联合军人监狱、湖南省立高等农业学校、战时国立第九中学、江苏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通信兵团、陆军二十二战地医院、四十三后方医院等单位都先后挤进了小小的浦市。浦市人口激增，工商业又得以复苏，各行各业的商家猛增，茶馆、酒楼、剧院、客栈、妓院随处可见，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在战乱期间，这里真可谓“世外桃源”了。

姚逸才站在河边沉默了一小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说：“小刘，小袁，趁现在还没有渡船，我带你们俩去浦峰寺看看！顺便去看看我师父。”

两警卫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马把手指曲在嘴里一吹，那三匹马飞也似的跑了过来。三个人翻身上马，一溜烟往前跑去。跑了不到半里地，姚逸才往左一拉马缰，三骑快马朝山上的一座古刹奔去。



只几分钟时间，三人三骑便来到一座幽静地古松柏林中，林中有一高一矮两座石塔。三人在石塔前下了马。姚逸才把马交给袁小林让他在树上拴好，然后带着他俩朝松林中的古刹走去。

这座古刹便是浦峰寺，由于地处沅江东岸的天云山上，所以又称为江东寺。天云山并不高，但浦峰寺却历史悠久，名闻遐迩，据说也始建于随末唐初，与浦市古镇历史相当，特别是寺内的转轮经藏，堪称江南奇观。

浦峰寺坐北朝南，寺内的五座大殿按五岳方位，大雄宝殿居中，东西南北分别是观音堂、藏殿、天王殿和玉皇殿。进山门的第一座殿，便是天王殿，殿里有四大护法天王彩塑，但当地人误为“四大金刚”，故又称金刚殿。

穿过天王殿，便是被僧侣们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寺院，院子南厢是斋堂和香积厨，北厢是香客和挂单僧们住的客房。他们走进寺院时，一个小沙弥正轻轻地挥着一把竹扫把在扫地。

姚逸才上前问小沙弥：“小师傅，费通大师在寺里吗？”小沙弥答道：“阿弥陀佛！方丈半个月前云游去了。”

姚逸才又问：“那圆通大师呢？”小沙弥合什答道：“首座正带着师兄们在大殿上做早课呢。”姚逸才听罢，带着刘威和袁小林踏着台阶朝大雄宝殿走去。

在殿外，刘威和袁小林注意到殿门两侧有一副木刻联，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姚逸才站在殿门外双手合什，颌首低眉。

刘威和袁小林往里望去，只见殿内有三尊金碧辉煌的佛像，两丈余高的如来佛祖释迦牟尼居殿正中，还有两座他俩叫不上名的菩萨分别跌坐于佛祖左右的道台之上。如来佛道台左右的堂柱上有一对金龙。那对金龙头朝下尾朝上，鳍扬鳞张，大半截身子缠在柱上，脖颈以上昂扬于空中，似欲乘风飞去。

此时的大殿上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檀香，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和尚正坐在如来佛的道台旁，左掌立于胸前，右手持一柄木槌敲着道台前供桌上一个偌大的木鱼，闭着双眼，口中念着经文。道台之下，十来个和尚在蒲团上盘腿而坐，双手合什，闭着眼与老和尚一起念着经文。另有七八个善男信女也十分虔诚地双手合什跪在和尚们的后面。整个大殿一派庄严肃穆，令人顿生虔诚之感。

姚逸才默站了一小会，悄悄退了下来，边走边轻声对两警卫说：“走，我先带你们去看看观音堂。”

二人喜滋滋地跟在姚逸才身后走上左边的回廊，来到观音堂。观音堂坐东朝西向。刘威和袁小林一进去就发现一件怪事，因为在道台之上竟然供奉着三尊女菩萨！刘威不解地问：“姚队长，别的庙里观音菩萨只有一个，这里怎么会有三个啊？”姚

逸才说：“旁边两位是观世音菩萨的姐姐。”

“啊！观音菩萨还有姐姐？”两警卫觉得好奇怪。“我们从没有听说过！”

姚逸才看了他俩一眼，笑着说：“你们没见过的还多着呢！”

说话间三人来到大雄宝殿后面的玉皇殿。殿上供着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就在姚逸才跪拜时，刘威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在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塑像旁边，竟然还站着一尊真人大小的木雕僧人像，更奇的是，这人身披真袈裟，头戴真法帽，手持真法杖。他指着那个僧人雕像问：“队长，这个木雕的和尚是谁？”姚逸才没有回答他的话，却轻声说：“这个殿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叫什么？”

刘威眨巴着眼睛说：“我怎么知道。”袁小林也一直瞪着眼等姚逸才的下文。

姚逸才压低声音对他二人说：“叫肉菩萨殿。肉菩萨指的就是这个和尚。”

刘威惊讶地说：“可这明明是木头的呀！”

姚逸才神秘地往楼上指了指，轻声说：“他的肉身就在楼上的长明神殿里。”

“啊？”刘威和袁小林听罢就想爬上楼去看。姚逸才制止了他们，说：“这上面可是圣地，一般人是不准上去的。”见刘威瞪着眼睛，一脸迷惑不解的神态，姚逸才便告诉他，那僧人是康熙年初浦峰寺重修后的第一任方丈长明性灵禅师。浦峰寺原来只是个破烂不堪的小寺院，长明性灵禅师来了之后大兴土木，对浦峰寺进行了重修。他圆寂之后，他的大弟子法柱海栋禅师接任方丈，将他肉身镀金后供奉在这玉皇殿楼上，并且还给他在寺外松柏林中立了“长明和尚塔”，也就是刚才在松柏林中看到的那座矮一点的石塔。

姚逸才刚说完，突然听到头顶左上方传来脚步声，三人抬头侧目一看，从大殿左侧的楼梯上下来两个个头不高一胖一瘦的中年和尚。两和尚看到姚逸才三人时十分惊讶，其中那个瘦和尚甚至有几分紧张。胖和尚则双手合什问姚逸才道：“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如何在这里？”

姚逸才正上下打量着这两个和尚。听到和尚问话，他答道：“我们在等候圆通大师！”

两和尚也把姚逸才打量了一番后，说：“不要上楼惊扰圣僧！”说完二人走了出去。

等他二人走后，姚逸才轻声对刘威二人说：“你们在殿门外看着，我上去一下就来！”说完飞步上了长明神殿。刘威和袁小林百思不得其解，姚队长刚才还不准他俩上楼，这会儿却自己跑上去了。等了约五分钟，只见姚逸才皱着眉头从上面走下楼来，一声不吭地带着刘威走出玉皇殿。

三人沿回廊来到藏殿。藏殿正好在观音殿相反的位置，坐西朝东。殿正中有一塔形建筑，塔顶是一块巨型圆盘，塔身共有四层，每层都有飞檐，藏身上下有数不清



的镀金佛像和佛经故事浮雕。整个藏身高约八米，直径约四米，装在一个圆形石臼之内。刘威和袁小林从一进殿起就瞪大了眼睛贪婪地看，发现这藏不仅建筑奇特，而且工艺精妙绝伦。突然，他们发现在离地半人高的地方，每个棱角处都有一个木柄。他们正想问姚逸才这木柄是用来干什么的，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阿弥陀佛！”

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大殿上念经的老和尚，他身后还跟着那些和尚与香客。姚逸才赶紧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师叔别来无恙！”老和尚抬眼把姚逸才认真端详了一番，微微一笑，说：“原来是才儿少爷啊！请稍候，老衲马上就好。”说完把手搭在一个手柄上，他身后五个僧人一下子分散开来，每人搭一个手柄开始推起来。他们看似并没用力，可偌大一座藏竟然就转动起来，看得刘威二人目瞪口呆。老和尚推着藏走了三圈之后，让另一位和尚接过去继续推，他便带着姚逸才走出藏殿，刘威和袁小林跟在后面，二人边走边回头看。

刚走出藏殿没几步，突然传出“嗡”的一声轰鸣。刘威和袁小林二人同时伸手去掏枪，同时抬头望向天空。姚逸才知道他们误以为是敌机，赶紧伸手制止了他们，笑道：“别紧张，这是藏鸣！”并告诉他们，这座转轮经藏推上几转之后就会发出这种龙吟声，这声音能传出七八里地，浦市一带乡民都将寺里僧人早晚功课后推响的藏鸣声当报时钟。

刘威二人听罢，伸出舌头对视了一眼，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跟着老和尚和姚逸才从来路拐了回去。他们不知道，刘威和袁小林这个下意识的拔枪动作，却被藏在暗处观察他们的那个胖和尚看在眼里。他皱着眉头思忖了一小会儿，然后慢慢溜出了山门。

姚逸才三人跟着老和尚来到玉皇殿隔壁的首座室外，老和尚说：“才儿少爷里面请！”姚逸才说：“师叔先请！”等老和尚进去之后，姚逸才轻声对刘威二人说：“我跟师叔说会儿话，你们在外面看着，别让人进来。”说完便进了屋。

这老和尚便是浦峰寺的首座圆通禅师。当下姚逸才走进首座室之后，问了一下别后这些年浦峰寺的情况。圆通告诉他，前些年时局较乱，浦市一带匪患猖獗，外地商人越来越不敢到浦市来经商，浦市的商贸也日渐衰败，寺院的香火也不像以前那样旺盛。好在五年前浦市商会熊会长采取相应措施，组织成立了“商团”，聘请了一名叫杨涛的为商团的队长，把各商行购买的枪支集中起来，招募了百把个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人为商团武装人员。商团成立不久，杨涛就斩杀了浦市印家桥的坐地惯匪张天保，浦市四邻土匪无不震畏，不再敢轻易窜入浦市境内，人心始得安定。

“只可惜杨涛队长后来被他自己的兵给打死了！”圆通惋惜地说。

姚逸才感到奇怪，问：“他如何会被自己的兵打死？”

圆通说：“听讲是误杀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圆通还告诉姚逸才，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已经有不少机构进驻了浦市，其中江

苏失业失学青年工读服务团就驻在浦峰寺。但半年之后就离开了，听说是与日军开战以后政府经费困难，把工读服务团给解散了。

等圆通说完之后，姚逸才简单地编了一段经历算是对自己离开浦市之后的交待。完了又问起他当年在浦峰寺习武时的几个师兄弟来。圆通告诉他，他二师兄唐震武出师之后回到了高山寨，当了两年武师，教出了一帮徒弟后，前几年在浦市开了一家镖行，叫震武镖行，专门走从浦市到贵州镇远的镖。大师兄姚连成娶了个苗家堂客，二人感情很好，去年还当上了保长。他师弟肖大雷也结婚了，现在在自己家的江运船行做事，同时担任万寿山黑旗五哥中的老大。

这个话题显然引起了姚逸才的兴趣，他问圆通道：“万寿山是个帮会组织？”

圆通答道：“是的，是七年前大雷他爹肖人义肖施主组建的，听说他们只是湘西分堂，总堂在贵阳。你大师兄也加入了，担任红旗五哥中的老大。”

姚逸才忙道：“看来师叔对这个帮会蛮熟悉的，快给我说说。”

圆通喝了一口茶，微笑着把万寿山的情况简要对姚逸才说了一遍。原来这万寿山在贵阳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青帮组织，不仅势力很大，而且帮规严明。从总堂到分堂，都设有红旗五哥和黑旗五哥。黑红两旗分工明确，黑旗五哥对外，专门为在外面受人欺负的兄弟讨回公道；而红旗五哥则对内，监管帮内弟兄遵守帮规的情况，对违反帮规的会员执行家法。由于万寿山在社会上口碑非常好，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陆续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分堂。由于肖人义的江运船行人多势众，加上贵阳总堂龙头大爷也姓肖，而且是肖人义的远亲，所以万寿山浦市分堂设在江运船行，堂主由肖人义担任。

“万寿山是个半公开的帮会组织，很多事情外人并不晓得详情。”圆通最后说，“我刚才说的都是你师弟讲的。”

听了圆通的这番叙述，姚逸才对万寿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大师兄为人忠厚，他怎么也加入了帮会？于是问圆通：“师叔，大师兄怎么也加入了呢？”

圆通说：“两年前你大师兄被他村里一个叫姚祖印的暗算，差点丢了命。事后你师弟带人为他出了气，并极力邀请他加入万寿山，可你勤叔不让他加入。后来肖施主亲自上门，你勤叔碍着面子才让他加入了，但不准他用姚连成这个名字，所以他现在改名叫姚怀了。加入之后不久，红旗五哥老大病逝，肖施主就让你大师兄来执掌红旗五哥。”

圆通禅师说到这里，姚逸才突然想到了什么，他问圆通：“万寿山的成员如此之多，在外面他们相互怎么认得？”圆通道：“听说他们有切口，有手势，不同的手势代表帮内不同身份。”姚逸才又问：“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标记？比如纹身什么的？”圆通想了想说：“这我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去问问你师兄和师弟。”

姚逸才点了点头，稍顷，他又问：“师叔，长明神殿现在由什么人在打理？”



圆通说：“以前是我亲自打理，前两年挂单的海云要求在寺里长住下来，并再三要求侍候长明圣僧。师兄见我年事已高，每日事多，就同意了。现在由他在打理。”

姚逸才问：“海云师傅是不是个头不高，身材有些胖？”

圆通点了点头说：“正是！”

姚逸才又问：“他是从什么寺庙来的？”

圆通说：“听说是从五台山来的。”

姚逸才蹙着眉头深思了片刻，然后凑到圆通耳旁说了几句什么。圆通听罢，一脸惊愕，说：“有这等事？”

姚逸才点了点头。圆通骂道：“这两个畜生！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

接着，姚逸才又问了一下师父费通禅师的情况后，便起身向圆通告辞。圆通亲自送他们到山门外，姚逸才双手合什告别师叔，三人三骑离开了浦峰寺。

三

三人来到江边下了马，袁小林将自己的包袱和姚逸才的行李箱从马背上取下自己背上，然后把马缰交给刘威。姚逸才也把自己的马缰交给刘威，特意笑着嘱咐了一声：“小刘，别把我的黑风给养瘦了啊！”

刘威说：“姚队长，您放心好了！我就是把我自己养瘦了也不会让它瘦的！”然后三人挥手告别之后，刘威一人三骑从原路返回。

姚逸才此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刚好一个船家模样的人扛着一支桨往河边走来，他俩便上了他的渡船，往西岸驶去。

姚逸才站在船头，望着对岸浦市沿河的码头。此时各码头上都开始忙碌起来，工人上上下下开始在搬运货物，装船的，卸载的，一派忙碌。

姚逸才让船家在大码头靠岸。上岸后，他在码头上漫不经心地扫视着那些忙碌的船夫和肩挑背扛装卸货物的工人。看了一阵之后，他才带着袁小林走上码头，穿过城门，来到河街上。这段街面就是浦市镇有名的闹市区——犁头嘴。每逢五日一次的赶集时，这个街段人头攒动，吆喝震天。有人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浦市犁头嘴赶集时的热闹繁荣：“汉口百羊千猪万担米，比不上浦市的犁头嘴”。

今天不是赶集日，加上时间还早，街上人不是很多，但在这些不多的人当中，姚逸才却发现有不少穿着和说话都与浦市格格不入的外地人。他们便是来自沦陷区的军人，医生，护士，教师，学生等等。从鬼子的炮火下逃到这里之后，他们突然感到了

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安逸，似乎忘掉了就在离此十公里外的辰溪县城还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平时他们有的携带妻儿在街上漫步，购物，有的在茶馆里喝茶听围鼓戏，晚上他们就早早地在各大会馆的戏台下占据一个好位置，一边喝着茶，嗑着瓜子，一边听着辰河高腔戏。

姚逸才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带着袁小林在河街上往北，边走边欣赏这战时难得的安逸与繁华。走过瓷器街，他们来到横街路段。这个路段开设着不少茶馆、澡塘、旅馆、妓院等。走到一家茶馆门口，见里面已经坐了一些人，姚逸才便走了进去，袁小林有些不解，正在纳闷队长怎么会进到这样低档次的地方来喝茶时，姚逸才示意他进去，他很不情愿地跟着他走到最里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姚逸才跟那些乡民和船夫一样，交上五毛钱，要了一壶茶和瓜子，边喝茶边嗑着瓜子。袁小林压低声音问：“队长，你怎么上这种地方喝茶来了？”姚逸才微微笑了笑，不吭声。

浦市的茶文化由来已久，从明清时期就十分盛行。全镇茶馆大小共有七十多家，除东堂茶居、藤琼茶苑、雾云苑、古怀茶堂、九尊堂、酿心堂等几家上档次的茶楼外，一般都是针对四周乡民和船夫开设的比较低档次的茶馆，像姚逸才此时来的这一间就属于这种低档茶馆。

此时茶馆里已经有了一些茶客，多是些船夫和菜农。姚逸才和袁小林慢慢品着茶。过了一会儿，茶馆里人越来越多，声音也开始嘈杂起来。那些船夫们聊的多是窑子里的风月之事，乡民们则多是交流早上菜市场行情。这些姚逸才没兴趣听，他只慢悠悠地喝着茶，嗑着瓜子，两眼不漫不经心地在众人身上扫来扫去。大约在茶馆里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姚逸才悄悄掏出怀表看了看，快十点钟了，他正准备招呼袁小林离开，可就在这时，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穿着还整齐，三十多岁模样，皮肤黝黑，一脸严肃，似有很重的心事，一进来就径直往里走，一直走到姚逸才邻近的一张空桌旁坐下，要了茶和瓜子，并与茶馆伙计耳语了几句，然后就埋头喝起了闷茶，不时抬头往门口看上一眼，似乎在等什么人。

这人的神态引起了姚逸才的注意，于是他决定暂不离开。不一会，又进来了四五个人，他们一进来，茶馆伙计就把他们带到那人的桌旁，这人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坐下。后进来的这些人看样子都不到三十岁，其中一个看上去最年青的只有二十岁左右，他从一进来时就红着脸低着头，坐下之后不时偷偷瞟上最先来的那人一眼，当他目光与他一相遇，他又赶紧低下头去。那人从他们坐上桌起就两眼一直瞪着年轻人，一脸怒气，半天不吭声。其他人也面面相觑，似乎对那人很敬畏。

袁小林从进来起就如坐针毡。虽然十一厂离浦市只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但他从未到过这里。平时警备队里经常有人提到这个神秘的古镇，他早就想上这里来看看。这次跟姚队长来执行任务，总算是圆了他一个梦。刚才他一进城门，两眼就不停地扫视



街道两旁的店铺，特别经过那些妓院门口时，他更是偷偷地往里瞅，心中涌动着莫名的冲动——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在这样一座古镇，看到这样的地方，心中萌发一些想法很自然，也很正常。可是没等他看个够，姚逸才就带着他一屁股坐在这下等茶馆里不动了。开始他还耐着性子坐着喝茶，可十来分钟后他心里就开始火烧火燎起来，一会儿跑去解手，一会儿跑到外面往街道两头瞅瞅。姚逸才明白他的心事，也不吭声，微笑着看他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几次袁小林示意姚逸才离开，姚逸才却假装没看见，悠闲自得地喝茶嗑瓜子。袁小林无奈，只好坐在那里撑着。好不容易看到姚逸才有离开的意思了，却又停下来不走了。不过自从那个人进来之后，从姚逸才神态上袁小林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再坐立不安，而是留神起邻座上那几个人来。

那人瞪了年轻人一会儿之后，轻声地，但却是十分威严地问道：“黄三儿，怎么干出倒穿花鞋的事来？给大家脸上抹黑！嗯？”

他每说一句话，那年轻人浑身就哆嗦一下。看得出，年轻人十分害怕。等那人问完后，那个叫黄三儿的头差不多埋进了裤裆，浑身微微发抖。

“田大爷发话了，过几天开香堂。”那人低声但威严地说道。“黄三儿，你打算如何办？”

那个叫黄三儿的年轻人全身开始哆嗦起来。他抬头看了看那人，眼中噙着泪水，轻声说：“叔，救我。”

“救你？”那被称为叔的人低声地但狠狠地训斥道，“老子当初喊你莫加入，你硬要加入。加入了你又不守规矩！现在老子如何救你？”

其他几个年轻人开始轻声为黄三儿求起情来，其中一个约二十七八岁的说：“黄五哥，你跟姚三爷求下情罗，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三儿，是那骚婆娘勾引他的。”说完他又推了推黄三儿，低声说：“三儿，你把情况跟黄五哥讲一下罗。”

那黄三儿拿眼瞟了瞟黄五哥，欲言又止。见他这样，刚才为他求情的急了，压低声音轻吼道：“讲罗！”那黄三儿才嗫嚅着说道：“那天我上街，经过熊姐门口，她跟我讲她屋里灶房漏雨，要我帮她检下漏。”

那黄五哥怒气未消，口中揶揄地说：“那是呢！她屋里梁屠夫不会检，要你检！”

黄三儿脸红一阵白一阵，轻声说：“熊姐讲梁哥到兴隆场调猪去了，不在家，怕晚上落雨，要我帮忙检一下子。”

“那你检漏就检漏，怎么检到人家床上去了，嗯？还让人家抓了个现行！”黄五哥仍是压低声音吼道。

黄三儿脸红得像猪肝，嗫嚅着：“是她脱了衣服硬扯我……”

听到这时候，姚逸才和袁小林基本上听出了个大概，觉得没有再听下去的必要，